

晋录 (明)沈思孝 撰

山西田土，三十六万八千三十九顷二十七亩零；夏秋二税共二百七十二万四千二十二石、丝五千斤、绢四千七百七十七匹；税课四十四万七千六十四贯七百九十文。额解太仓银六百七十七两六钱；额徵工部四司银一十万九千九百五十二两四钱，绫、绢，一千匹。

河东盐运司，额解池东场、西场、中场三分司。计行盐西安、汉中、延安、凤翔、归德、怀庆、汝宁、南阳、汝州、平阳、潞安、泽、沁、辽。额办小引盐四十二万引。余银解太仓一千四十七两一钱；解宣大山西三镇年例十二万四千九百三十二两；代府禄粮四万三千一百十三两零；本布政司抵补民粮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九两。

山西号为内地，然（自）据东胜而宁雁冲，据河套而偏老震，宁雁入则由代岢而下，偏老震则由保河深入，于是三关之防重矣。偏头关，设在保德州迤北。西邻延绥，河套，东连大同朔漠，北冲东胜一带。宁武关，设在朔州西南。其地名野猪沟，搭达木河等处，俱在关西北，相去一百六十里，与偏头关，老营堡地方联络，紧接暖会口要路。雁门关，设于代州。西抵宁武、偏头，东连紫荆、倒马，逼近朔州、威远。地之要害，三关相为甲乙。而宁武据雁、偏两关之中，为东西应援，外接入角堡，内维岢岚，尤为紧关。故总兵初治偏关，后移镇于此。东起北楼口，抵大同井硖界；西至娘娘滩，过河抵延绥黄甫川界；边长二百余里。

山西，地高燥，人家盖藏多以土窖。谷粟入窖，经年如新。盖土厚水深，不若江南过夕即浥烂。惟隔岁开窖，避其窖头气一时刻。卒然遇之，多杀人。其窖地非但盖藏粟，亦以避虏。人遇窖，不敢入，惟积草薰之。然多其歧窦，即熏烟有他窍出，不为害，第家家穿地道，又穿之，每每长里余，尝与他家穿处相遇。江南洞在地上，皆天生；塞北洞在地下，皆人造。

国初设大同府，分封代王。外分东中西三路，北设二边，盖虏南犯朔、应诸城要路也。东则天城、阳和，为虏入顺圣诸处之冲。自北二边壤，虏遂直抵镇城，是以总制毛伯温设法修复五堡：曰宏赐、曰镇川、曰镇边、曰镇山、曰镇河。其地皆在旧二边之内，去镇城十里。各添设守备，而宏赐堡居中。复添设参将，屯兵戍守，始不敢轻犯。其境东连诸胡，西接套口。东起天城，抵宣府镇西阳和界；西至井硖，抵山西北楼口。边长六百四十余里。

魏王盛兵蒲坂，平阳府蒲县以塞临晋。县属蒲州韩信为疑兵，陈船欲渡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，西安府韩城县以木罌渡军袭之。

黄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，经大同府境，入太原之保德、岢岚州、兴县，又经永宁州、宁乡县至平阳府，经永和、大宁、吉州、河津、荥河，达蒲州。蒲

在河之东，从此历芮城、平陆、垣曲，经陕之潼关，始入河南界。

晋中俗俭朴，古称有唐虞夏之风。百金之家，夏无布帽；千金之家，冬无长衣；万金之家，食无兼味。饭以枣，故其齿多黄；食用羊，故其体多肉。其朔风高厉，故其色多黯黑，而少红颜白皙之徒。其水泉深厚，故其力多坚劲，而少湿郁微肿之疾。地有洞，故其虏至可避；商有件，故其居积能饶。惟五六月歊暑炎烁之时，日则捉扇而摇，夜仍烧炕而睡，此不可以理诘也。

平阳、泽潞，豪商大贾甲天下，非数十万不称富。其居室之法善也。其人以行止相高。其合夥而商者，名曰夥计。一人出本，众夥共而商之，虽不誓而无私藏。祖父或以子母息匀贷于人而道亡，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，子孙生而有知，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。则他大有居积者，争欲得斯人以为夥计，谓其不忘死，肯背生也。则斯人输少息于前，而获大利于后。故有本无本者，咸得以为生。且富者蓄藏不于家，而尽散之为夥计。估人产者，但数其大小夥计若干，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。所以富者不能遽贫，贫者可以立富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。

蒲、解，皆平阳名郡。论州治，则解不及蒲；论属邑，则蒲不及解。

河曲之地，取义于黄河一曲也。宋时为火山军，以其地有火山。岩石隙缝处，烟气迸出，役之竹皮木屑，则焦；架之以鬲釜水米，则熟。其下似一团纯火，而山仍有草木，根株不灼，事理之甚奇者。

沁水，出沁州沁源绵山之东谷，经岳阳、泽州，穿太行，出覃怀，入黄河。狐首诸经云：“界水则止。”太行绵亘庞厚，非一水所能界，故桑乾、滹沱、清、浊漳，皆穿太行而东。当黄、淮泛滥时，当事者欲引沁水入卫，以分河势，不知河入中国，受泾、渭、滹、浴、汴、泗诸水，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势也。且沁出太行而南，皆山麓险阻，不能引而之卫。若沁可入卫，则河复禹故道，当不难矣。诸葛孔明曰：“识时务者在俊杰”。

太原，县十里晋祠，盖以祀唐叔。而中有元君庙，泉出其下，汇而为池。又前行数十步，流渐盛，东西分注，太原、清源二邑实赖之。水渊泓澄彻，为晋中胜景。其西为奉圣寺，初不详所始，后得王明甫《方伯碑文》读之，乃知为唐鄂公尉迟敬德所建。鄂公英姿飒爽，骁勇绝伦，文皇创造，战功当为第一。晚乃悔悟前非，栖心三宝，遂建刹并州之南，疏请临轩敕名奉圣，销鸷气以慈航，敛雄风于寂境，盖异人天资朗彻，故能超出尘网，完保荣名。视信越诸人，霄壤悬绝，虽曰主德克终，抑亦自全有道矣。韩蕲王初不知书，晚解兵柄，策蹇驴西湖山水间，时作小词，默契禅理，与此颇相类。岂俗所云“大富贵者多自修行中来”耶？

大同右卫军马坤女，年十七，将适人，化为男子，嘉靖戊申七月也。后隆

庆间，有李良雨者，又化为妇人，妇妆见客不羞。今万历间，又有仪宾生儿之异。比闻之，乃一神托胎于其腹中。临产，辄自言欲肋出。其人惧，求从谷道，神嫌秽不肯。再三求之，请以香水数斛澡之，乃从。澡毕，遂灭形不知去向。

潞安府长子县城，尧长子丹朱筑也，故以名县。县去府治仅三十里，又当孔道，车马往来络绎。县衙素有怪。每中夜，若衣冠出游者，或时至公堂，胥吏辈群然走避之，以为常。近已绝矣。

三受降城：东城，在废东胜州北，今朔州西北四百里，汉云中郡；中城，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，东去东城三百里，汉九源县；西城，在古丰东北八十里。三城皆唐张仁愿所筑，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。西城，开元圯于河，别置河东。宝历初，又徙东城于绥远峰南。中城，辽、元置州县。今三城皆不守，而邱富、赵全等乃道俺答为板升，以受中国之降人据之。板升众可十余万，中国百工技艺无所不有。赵全已为俺答造宫殿，及入住之日，忽梁折，俺答疑，终身不敢入宫室，仍旧守水草住牧。全虽服上刑，他日边塞之祸，终溃于此。盖南有香山，北有板升，此寇之所必资也。

晋俗勤俭，善殖利于外，即牧畜亦藉之外省。余过朗陵，见羊群过者，群动以千计，止二三人执箠随之。或二三群一时相值，皆各认其群而不相乱。夜则以一木架令跳而数之。妓妇与肩酒淆者日随行，剪毛以酬。问之，则皆山以西人。冬月草枯，则麾羊而南，随地就牧，直至楚中洞庭诸湖左右泽薮度岁，春深而回。每百羊，息恙若干，剪毛若干，余则牧者自得之。

晋录